

潮陽（金灶）方言的句尾“了” ——從與“去了”等義互換的角度考察

張沐舒

北京大學

提要

本文討論潮陽（金灶）方言的句末助詞“了”的用法。根據能否與“去_{完成體}+了”等義互換，本文將潮陽方言句末單用的“了”分為兩類：（1）可與“去了”等義互換，既表示事態或變化的完成又申明新情況出現的“了a”；（2）不可與“去了”等義互換，只申明新情況的出現的“了b”。本文的基本結論是：潮陽方言句尾“了”本質上表實現義，完成義只是在一些情狀類型中吸納、衍推的結果。

關鍵詞

“去了”，句尾“了”，情狀類型，完成義，實現義

1. 前言

傳統研究通常區分現代漢語的兩個“了”：①用於謂詞（包括動詞、形容詞和動詞短語等）之後的詞尾“了”，表示“動作的完成”，通常記為“了1”；②用於句末的句尾“了”，肯定“新情況的出現”或“變化”的出現，並兼表某種語氣，¹通常記為“了2”（呂叔湘 1980: 351–352，朱德熙 1982: 68, 207–214等）。

與普通話及大多數漢語方言不同，閩方言在表達進行體、完成體等語法功能時往往不採用“動詞+詞尾”的方式，“了”“著”“過”等詞尾在閩方言，尤其是閩南方言中極不發達（袁家驊 1989: 270–171，曹廣順 2014 [1995]: 9），福建閩南方言中心地帶的廈漳泉地區均完全未見詞尾“了”的用例（施其生 2014）。相較之下，句尾“了”則在各地閩方言中普遍使用。同時，閩方言的句尾“了”也反映了一些獨有的方言特色。

¹ 如陳澤平（1992）等指出普通話或漢語方言中句末的“了”表示“陳述”語氣；劉勳寧（1990）認為表達的是一種“申明”的語氣；呂叔湘（1980）、彭小川（2010）則說句末“了”表達的是一種“肯定”的語氣。

本文所考察的潮陽（金灶）方言句末助詞“了”入句時總讀後變調，完整音形為 [liau⁴²⁻²¹³]，但在語流中常常脫落介音和輔音，讀為弱化的語音形式 [lau⁴²⁻²¹³] 或 [au⁴²⁻²¹³]，如“伊來了” [i³³ lai⁵⁵ liau⁴²⁻²¹³ / lau⁴²⁻²¹³ / au⁴²⁻²¹³]（他來了）。和普通話的句尾“了”類似，潮陽方言句尾“了”可出現在單個動詞或形容詞、述補結構、述賓結構等之後，用於報導新情況、新信息。

潮陽（金灶）方言的“了” [liau⁴²] 還作為完成義動詞使用，表示“完、盡”意義，在句中充當謂語如“油了_助了_助” [iu⁵⁵ liau⁴² au⁴²⁻²¹³]（油沒了）；也可以在“V了”或“V了了”結構中做補語，其中“V了了”極言動作完成之徹底，如“食了_動” [tsia⁵⁻³² liau⁴²]（吃完）、“食了_動了_動” [tsia⁵⁻³² liau⁴²⁻³⁵ liau⁴²⁻²¹]（吃光光），動詞“了”通常讀單字調即陰上調 [42]，做補語重疊時前一個“了”發生前變調，後一個“了”讀基字變調 [21]。² 由此發展出表示前序事件完結、連結前後兩個小句的“了” [liau⁴²]，如“等寫直作業了正_再才看電視” [taŋ⁴²⁻²³ sia⁴²⁻²³ tek⁵⁻³² tsak³²⁻³ ŋiap⁵⁻³² liau⁴² tsia²¹³⁻³¹ k^{hə}²¹³⁻³¹ t^höi⁴²⁻²³ tiaŋ³⁵⁻²¹ si³⁵]（等寫完作業後再去看電視）。施其生（1996: 166–168）將汕頭方言中的此類“了”記為助詞“了3”，在潮陽方言中，此類“了”還發展出了連接詞的用法，如上文的例句也可以說成“等寫直作業，了正看電視。” [taŋ⁴²⁻²³ sia⁴²⁻²³ tek⁵⁻³² tsak³²⁻³ ŋiap⁵, liau⁴² tsia²¹³⁻³¹ k^{hə}²¹³⁻³¹ t^höi⁴²⁻²³ tiaŋ³⁵⁻²¹ si³⁵.]（等寫完作業，再去看電視。）另外，施其生（1996: 165）還指出汕頭方言中有相當於普通話詞尾“了”的“了1”，但使用範圍比普通話小。潮陽方言的口語中往往不使用詞尾“了”，在書面化的表達中偶見使用詞尾“了”的表達，如“食了三碗飯” [tsia⁵⁻³² liau⁴²⁻²³ sā³³ uā⁴²⁻²³ puŋ²²]（吃了三碗飯），使用詞尾“了”時通常賓語帶有數量成分，且詞尾“了”在句中通常讀前變調。

儘管上述幾種“了”存在語義的相互聯繫或演變進程上的發展關係，但本文只討論潮陽方言句末助詞“了”的用法，暫不涉及對詞尾“了”、動詞“了”、連接詞“了”等的分析。本文注意到，潮陽方言句尾“了”前常常出現表示事態或變化等的完成的完成體標記“去” [k^{hə}²¹³⁻²¹]，形成“去了”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連用的組合，“去”位於句末時也讀後變調，且只能用於“了”之前，不能在“了”之後。這種“去了”連用並非潮陽方言一家獨有，在大多數閩南方言中都存在，只是語音形式上稍有不同。如李如龍（1996: 198）所記泉州話的“去嘞”，施其生（2014）所記廈門、漳州方言的“去啊”、台中話的“去囉”、雷州話的“去啦”，陳澤平（1996: 242–243）所記福州話的“咯了”，等等。在潮陽方言中，這種句末的“去了”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和在句末單獨使用的“了”互換而不改變句義，但也不排除句尾“了”不能被“去了”替換的語句。因此，本文從能否與“去了”等義互換入手，考察句尾“了”在不同語境中的表現，試圖借此歸納潮陽（金灶）方言句尾“了”的意義和用法。

² 潮陽（金灶）方言連調組構成可表示為 (qn……q2q1) J (h1……hn)。連調組中有且只有一個基字 J，基前字 qn (n ≥ 1) 和基後字 hn (n ≥ 1) 可有可無。基字一般讀自身單字調，但基字為陰上時在陰上、陰去、陰入後發生變調，讀為 [21]。

本文所記方言為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金灶鎮金溪村方言，《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劃歸閩南片潮汕小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2012: 圖 B1-15）。為行文簡潔，下文簡稱“潮陽方言”。本文所列例句除注明出處者，均為筆者調查所得。

2. 潮陽方言句末“去”[k^hɔ²¹³⁻²¹]的完成體功能

若要通過與“去了”的等義互換觀察句尾單用的“了”的功能及用法，首先需要厘清“去”的語義和功用。

閩南方言中，句末位置的“去”普遍存在脫離空間位移語意的虛化用法。無論在閩南語中心區的福建、臺灣，或是遠離中心區的粵東、海南等地的閩南方言中，“去”在單個動詞或形容詞、述補結構、述賓結構等成分之後，表示“動作的完成”一類的用法相當流行，現有研究中已有諸多報導（雲惟利 1987，林倫倫 1992，連金發 1995，李如龍 1996，施其生 1996，呂曉玲 2007，許惠玲 2007，陳怡璇 2010，張燕潔 2014 等）。閩東方言句末的“去”也有類似用法，如陳澤平（1992, 1996）所記福州方言的“去_助”用於動詞性詞語之後，表“狀態變化的完成”。從已有研究看，就漢語方言而言，似乎用“去”表示“完成體”的意義是閩南、閩東方言的獨有現象，陳澤平（2003: 117）據此將“去”的完成體功用作為東南沿海閩語的特徵。本文所考察的潮陽方言是一種閩南方言，因此也用“去”表達完成體的功能。

潮陽方言的“去”可以出現在單個動詞或形容詞、述補結構、述賓結構等之後，語義上表示動作變化的完成或事件的完結，語法上承擔完成體的功能。如：

- (1) 尾魚死去。[bue⁴²⁻²³ hɔ⁵⁵ si⁴² k^hɔ²¹³⁻²¹.]（那條魚死了。）
- (2) 日暗去。[zek⁵ am²¹³ k^hɔ²¹³⁻²¹.]（天黑了。）
- (3) 骹骨跋折去。[k^ha³³ kuk³² pua^{ʔ⁵⁻³²} tsi^{ʔ⁵} k^hɔ²¹³⁻²¹.]（腿骨摔折了。）
- (4) 伊中一等獎去。[i³³ ton²¹³⁻³¹ ek³²⁻³ te^{ʔ⁴²⁻²³} tsian²¹³ k^hɔ²¹³⁻²¹.]（他得了一等獎。）

實際上，潮陽境內方言中用“去”表完成也已為前賢所提及。張盛裕（2011: 307–308, 313）認為潮陽方言的“去₂”[k^hu²¹]有表示事物變化、“處於某種狀態”的虛化用法，³如“破去”意為“破損了、破敗了”，“孬去”意為“壞了、變壞了”

³ 張盛裕（2011）沒有說明所調查的具體方言點，從該文的記音材料大致可以推論出所記為潮陽城關棉城話，在音系的具體表現上與本文所記潮陽（金灶）方言有較大差異，但具有系統對應性。張盛裕（2011）所記潮陽方言區分“去₁”和“去₂”兩類不同讀音，潮陽（金灶）方言則無此種區分，但兩者都存在表示動作或變化完成的“去”的虛化用法。

等。⁴ 儘管該文未用“完成義”等概括此類“去”的意義，但本質上這類謂詞性成分後的“去”與文本所討論的完成貌助詞“去”是同一個成分，即表示“變化的完成”的“去”。

總體上看，潮陽方言句末位置的“去”既有補語的用法，也有助詞的用法，還有的理解為補語或助詞兩可。即是說，“去”在方言中的具體表現可以形成一個語法化程度逐漸加深的連續統：

- (5) 伊對三粒梨攏食去(了)。⁵ [i³³ tui²¹³⁻³¹ sã³³ liap⁵⁻³² lai⁵⁵ loŋ⁴²⁻²³ tsiaŋ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把三個梨子都吃掉了。)——補語
- (6) 伊對三粒梨攏食了^完去(了)。⁵ [i³³ tui²¹³⁻³¹ sã³³ liap⁵⁻³² lai⁵⁵ loŋ⁴²⁻²³ tsiaŋ⁵ liau⁴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把三個梨子都吃完了。)——動相補語 / 助詞
- (7) 伊食三粒梨去(了)。⁵ [i³³ tsiaŋ⁵⁻³² sã³³ liap⁵⁻³² lai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吃了三個梨子了。)——助詞⁵
- (8) 伊食掉三粒梨去(了)。⁵ [i³³ tsiaŋ⁵⁻³² tiau²²⁻²¹ sã³³ liap⁵⁻³² lai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吃掉了三個梨子了。)——助詞

鑒於潮陽方言表完成義的“去”在句末單獨使用時可完句，且可用於述賓、述補結構之後等表現，本文認為潮陽方言句末的“去”已經發展出了完成貌助詞的用法，這與陳澤平（1992）將福州話的“去”視作“完成貌助詞”，連金發（1995）認為臺灣閩南話“去”已發展出“時貌”用法，及施其生（1996: 170）根據汕頭方言表完成的“去”可粘附在動詞及謂詞性片語之後表示“過程的完成”等入句表現將之視為“助詞”的處理一致。

潮陽方言虛化的“去”區別於其他閩方言“去”的一個特性，在於其語義色彩上的中性化。已有研究普遍認為，閩方言表完成義的“去”帶有“不如意”、“消失/消除”、“不可逆”等消極色彩，因而與之搭配的謂詞在語義上也受到限制（連金發 1995，陳澤平 1996，李如龍 1996，施其生 1996，陳怡璇 2010 等），但同時學者們也注意到，一些中性甚至積極色彩的成分也可與“去”搭配（施其生 1996，陳怡璇

⁴ “弄去”表示“壞了、變壞”義時讀為後變調連調組，語音上區別於意為“不能去”的前變調連調組。

⁵ 潮陽方言中存在 VOR 語序，如“食酒醉”（喝醉酒）、“拍伊哭”（打哭他）等，但一般只有在賓語為人稱代詞或單音節名詞等簡單形式時才會出現 VOR 的語序，因此，本文傾向於將這種複雜 VO 之後的“去”視作助詞，而非補語。

2010 等)。潮陽方言中，表完成義的“去”已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語義上更加虛化，消極的伴隨義日趨淡化，允許出現在多數包含中性和積極語義色彩的表達中。如：

- (9) 弓蕉熟去了。[keŋ³³ tɕio³³ sek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香蕉熟了。)
(10) 花紅去了。[hue³³ aŋ⁵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花已經紅了。)
(11) 夠個人靈精去了。[kau²¹³⁻³¹ kai⁵⁵⁻²² naŋ⁵⁵ leŋ⁵⁵⁻²² tɕeŋ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整個人變精神了。)

潮陽方言作為完成體標記的“去”在語義色彩上的“中性化”表現，使得“去了”在句末對“了”進行替換時得以剷除伴隨義的干擾，從而確保“等義替換”的實現。

從對世界語言的統計來看，趨向動詞“去”發展出完成體等體貌功能並不鮮見。根據 Bybee et al. (2017: 85)，“去”(go)義動詞在圖卡努語(Tucano)、科卡馬語(Cocama)和阿利亞瓦拉語(Alyawarra)中分別發展出了完結體、完成體和完整體等體貌用法，這說明潮陽方言及其他閩方言中“去”存在完成體的用法符合世界語言發展的規律。

此外，潮陽方言中也存在其他表完成義的成分，如“直”[tek⁵]、“好”[ho⁴²]等。然而，它們的虛化程度遠不及“去”，還不足以發展出完成貌助詞的用法，不作為體標記使用。以與謂詞“洗浴_{洗澡}”搭配為例，表示“洗好澡了”的句義在潮陽方言中可以有下列表達：

- (12) 洗浴好了。[soi⁴²⁻²³ ek⁵⁻³² ho⁴² au⁴²⁻²¹³.]
(13) 洗浴直了。[soi⁴²⁻²³ ek⁵⁻³² tek⁵ au⁴²⁻²¹³.]
(14) 洗浴去了。[soi⁴²⁻²³ ek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15) 洗浴好去了。[soi⁴²⁻²³ ek⁵⁻³² ho⁴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16) 洗浴直去了。[soi⁴²⁻²³ ek⁵⁻³² tek⁵ au⁴²⁻²¹³.]

首先，從語音形式上看，“好”和“直”在句中都讀單字調，不讀變調。而“去”無論是緊跟在動詞後，還是用在“和”、“直”之後，都讀後變調，不讀單字調。潮陽方言的後變調往往與語法因素相關，參考“了”做補語（非謂語動詞）讀本調，做句末助詞讀後變調的表現，“去”和“直”、“好”可能也存在助詞和補語的性質差別。另外，從句法位置上看，例(15)、例(16)中“去”可位於“好”、“直”之後，調換位置則不成立，也說明“去”的虛化程度在“好”、“直”之上。並且，“好”、“直”也只能用於帶有積極情感色彩的完成句中，如“*伊死好了”、“*伊死直了”等都是不合法的表達。因此，相較於仍有較實在的詞彙意義的“好”、“直”，“去”的語義更加虛化，適用範圍更廣，是潮陽方言中可以獨立使用的完成體標記。

3. 潮陽方言句尾“了”與“去了”的互換及“去”的存現條件

3.1. 本文的假設及論證的前提

王偉(2020: 66)指出,普通話的“了₂”用以表達某種語氣的功能是由其句法位置決定的:位於句末使“了₂”得以管轄整句的命題,指向“命題所陳述的事態(situation)” ;位於句中的“了₁”則指向謂語,只作用於“謂詞所表達的動態(action)”。從句法位置上看,潮陽方言的“去”位於謂詞性成分之後,作用於與之直接關聯的VP。當“去”和“了”在句末位置連用時,“去”只能位於“了”之前,形成“去了”的組合。此時,可以認為“去”表示其所關涉的謂語事件的完成;而“了”作用於整個命題,意味著命題所陳述事態的實現,性質上與普通話的“了₂”類似。

據此,本文提出一個假設:大多數情況下,當“謂語+去”和謂語本身表達的語義重合時,句末位置可以實現“去了”和“了”的等義互換,當謂語部分加上“去”所表達的意義與不加“去”時相異,則“去了”不可等義替換“了”。由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在句末位置單獨使用的“了”之所以可以與“去了”進行等義互換,是由於這部分“了”吸收了謂語成分所包含的完成義造成的,語義演變機制上屬於“語境義吸納”(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此時“了”的語義為“完成+實現”,本文記為“了_a”;若句末單獨使用的“了”不能與“去了”進行等義互換,則說明這部分“了”所在語境中沒有體現完成義,因而此時“了”只表示事態的存在和實現,而不表示事態的完成,本文記為“了_b”。從所搭配的成分上看,潮陽方言的完成貌助詞“去”可以出現在單個動詞或形容詞、動結式、述補短語、述賓短語等成分之後,分佈範圍極廣。下文將根據“了_a”和“了_b”出現的不同語境,嘗試概括“去”的存現條件。

在討論句末“去了”和“了”等義互換的語境類型之前,還需要先解決一個問題:那些句末位置既能用“去了”、又能單用“了”的句子中,加上“去”之後的“VP去了”和原本的“VP了”是否完全同義?只有在確保“去了”對“了”是等義替換的前提下,上文提出的“了_a”語義上表“完成+實現”的假設才可能成立。

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閩方言中存在“VP了”和“VP去了”語義相當的情形。如陳澤平(1992)指出,在福州方言中,“天光去”、“天光了”和“天光去了”都可譯為普通話的“天亮了”。但同時該文也指出三者意義並不完全相同,其中,“天光去”只表示天色由未亮轉亮的變化;“天光了”則“肯定狀態變化已在說話之前完成”,在說話時間觀察,天色已經進入“亮”的新狀態;“天光去了”則兼有對由暗轉亮變化業已完成和在說話時間“這一完成已經實現”兩方面的強調。從作者的釋義中,我

們可以根據是否與說話時間相關較為清楚地將“天光去”與後兩者區分開，但“天光了”和“天光去了”的區別卻較難被體察，似乎都是“完成”義與“實現”義的結合。而且，兩者還都可以用作“天光去未？”（天亮了嗎？）的肯定回答，若母語者在語感和日常使用中並不刻意加以區別，則存在“天光了”的“了”已經吸收了語境中的“變化完成”義，變得與“天光去了”等義了。在潮陽方言中，同樣存在“天光了”[tʰi³³ kəŋ³³ au⁴²⁻²¹³]和“天光去了”[tʰi³³ kəŋ³³ k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兩種表達“天亮了”的形式，“天光了”存在起始義和完成義兩種解讀，當表達“天已經亮了”而非“天開始亮了”的意義時，“天光了”和“天光去了”是完全同義的。

施其生（1996: 171–172）則認為在汕頭方言中，儘管“VP了”和“VP去了”都表完成，但存在伴隨義的不同。表達“他們結了婚了”的語義，在汕頭方言中可以有“伊人結婚了”、“伊人結婚去了”和“伊人結婚好了”等說法，其中“結婚了”無伴隨義，“結婚去了”表示“他們結婚”一事是說話人認為不如意的（消極伴隨義），“結婚好了”則表明“結婚”一事的完成稱得上是“妥帖的結果”（積極伴隨義）。然而，在本文所調查的潮陽方言中，“伊儂結婚了”[i³³ naŋ⁵⁵⁻²² kak³²⁻³ huŋ³³ au⁴²⁻²¹³]和“伊儂結婚去了”[i³³ naŋ⁵⁵⁻²² kak³²⁻³ huŋ³³ kʰə²¹³⁻³¹ au⁴²⁻²¹³]都表示“他們結了婚了”的語義而無附加的伴隨義，不包含說話人的主觀感情色彩。當一個不知道“他們”二人是否已經結婚的人提問“伊儂結婚未？”[i³³ naŋ⁵⁵⁻²² kak³²⁻³ huŋ³³ buə²²⁻²¹?]時，兩者均可作為肯定回答的答句形式。另外，還可以有諸如“伊儂終於結婚去了，我個伊儂歡喜。”[i³³ naŋ⁵⁵⁻²² kak³²⁻³ huŋ³³ kʰə²¹³⁻³¹ au⁴²⁻²¹³, ua⁴² kai⁵⁵⁻²² i³³ naŋ⁵⁵⁻²² huā³³ hi⁴².]（他們終於結婚去了，我替他們高興。）之類的表達，說明在潮陽方言中，表完成義的“去”並無消極伴隨義。只有排除伴隨義的影響，才可以認為句末位置的“去了”和“了”的互換是一種等義替換。而“伊儂結婚好了”[i³³ naŋ⁵⁵⁻²² kak³²⁻³ huŋ³³ ho⁴² au⁴²⁻²¹³]在潮陽方言中雖然也是合法的表達，其語義卻是“他們辦理結婚這件事（或結婚的儀式）已經完成了”，與其他兩種表達顯然不同義。

通過驗證母語者的語感，並與其他閩方言的“去了”和“了”在句末互換時的語義差別進行比較，本文認為潮陽方言中“VP了”和“VP去了”在表達“完成+實現”的意義時完全相同，因此連用的“去了”對單獨使用的“了”的替換屬於等義替換。

3.2. 可與“去了”等義互換的“了 a”

上文已經論證了潮陽方言句末位置的虛化成分“去”主要用於表示動作、性質狀態等變化的完成或事件的完結，具有“完成、完結”義或“達成”義，因而往往指向事件的終點，故常用於描述已然發生的事態。陳怡璇（2010）已經注意到，臺灣閩南語的動相標記“去”用於描述狀態的改變已經完成，多與“實然”的情態詞合用。與之類似，在已然事件句中，潮陽方言的完成貌助詞“去”也更容易在語境中顯現，即

已然句中的句末助詞“了”往往可以被等義替換為“去了”。但是，進一步觀察語料，在一些將然事件句，或者表示評價義、祈使義等命題整體並不表示完成義的句子中，也出現了句末位置使用“去了”的現象，因此需要歸納出更具概括性的句末“去了”的使用語境。

上文指出，“去”表完成，作用於其所在的 VP。3.1 中提到，“天光了”在表示“天已經亮了”而非“天開始亮了”時才可以被等義替換為“天光去了”。根據郭銳（1993）對漢語動詞過程結構的判定標準，若一個動詞可以出現在“V 了”結構中且表示開始，則說明該動詞的過程結構有起點（inception）也有續段（duration），若“V 了”表示結束，則該動詞的過程結構有終點（finish）。表示開始或結束並不取決於說話時間，而取決於參照時間。可以據此解釋“天光了”既可表示起始義，又可表示完成義的情況：當參照時間與事件時間，即天色“由暗變亮”這一行為所發生的時間重疊時，“天光了”表示開始；當參照時間在事件時間之後時，對於參照時間而言，天色“由暗變亮”這一動作已經發生，“天光了”表示結束，此時“光”的過程結構存在終點。而只有存在終點時才發生“天光去了”和“天光了”的等義互換，說明“去”的出現應當與過程結構中“終點”的存在相關。“去”對於謂語部分是否具備“終點”的關注，啟發我們進一步推論：謂詞性成分的情狀類型（situation types）對“去”在句末位置的存現與否有直接影響。⁶

本文嘗試在以 Vendler（1967）為代表的情狀類型四分理論的框架下討論潮陽方言中不同謂詞短語之後“去”的存現條件，從而歸納句末“去了”與“了”可以進行等義互換的情狀類型及適用語境，借此考察句末“去”和“了”的性質及二者間的聯繫。

Vendler（1967）根據終點和過程的有無等標準，將英語動詞的情狀分為“活動”（activities）、“完結”（accomplishments）、“達成”（achievements）和“狀態”（states）四種類型。在此基礎上，Mari Broman Olsen（1997）以“持續性”（durative）、“動態性”（dynamicity）和“終結性”（telicity）作為判定各情狀類型的語義特徵：

⁶ “情狀類型”涉及對事件抽象時間結構的分類。根據玄玥（2018: 35）的歸納，抽象時間結構指的是“事件的純命題意義所具有的時間語義特徵”，與之相關的“情狀體”（situation aspect）也稱“內部體”或“詞彙體”，與“語法體”或“外部體”的概念相對。“情狀體”通常指短語層面，對應“詞彙體”在動詞層面的考量。然而二者往往不做嚴格區分，“內部體”即是囊括動詞或動詞短語內部的情狀的概念（王偉 2020: 7）。情狀體的理論基礎為 Vendler（1967）、Smith（1991）、Olsen（1997）等提出並發展的四分理論。本文以此為理論依據對潮陽方言“去”所搭配謂詞性成分的時間結構進行歸納分析。

表 1

情狀類型	持續性	動態性	終結性
活動情狀	+	+	-
完結情狀	+	+	+
達成情狀	-	+	+
狀態情狀	+	-	-

可見，由於“去”關注過程結構中的“終點”，則應當要求謂語成分的情狀類型具有“終結性”的特徵。因此，完結類情狀和達成類情狀句句末的“了”也應當允許被“去了”等義替換，下文先討論完結句和達成句句末“去了”的存現情況。

3.2.1. 完結句中“了”與“去了”的等義互換

完結情狀隱含一個特定 (unique) 而確定 (definite) 的時段概念。根據鄧守信 (1985)，完結句用於說明“某種活動達到一個結果”，有“了結”義。在完結情狀中出現的時段，都將指向活動完成時的終點。因此，在潮陽方言的完結句中，“去了”和“了”在句末位置的互換得到了謂語語義的允許。完結情狀在句式上通常對應動結式、動補結構（包括結果補語和趨向補語等）、動補賓結構或帶有確定數量的組成成分，等等。例如：

- (17) a. 銷量提懸了。[siau³³ lian³⁵ thⁱ55-22 kũⁱ55 au⁴²⁻²¹³.] (銷量提高了。)
 b. 銷量提懸去了。[siau³³ lian³⁵ thⁱ55-22 kũⁱ55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18) a. 氣溫降下_{降低}了。⁷ [kʰi²¹³⁻³¹ uŋ³³ kaŋ²¹³⁻³¹ ke³⁵ au⁴²⁻²¹³.] (氣溫降低了。)
 b. 氣溫降下去了。[kʰi²¹³⁻³¹ uŋ³³ kaŋ²¹³⁻³¹ ke³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19) a. 我食飽了。[ua⁴² tsia^ʔ5-32 pa⁴²⁻²¹ au⁴²⁻²¹³.] (我吃飽了。)
 b. 我食飽去了。[ua⁴² tsia^ʔ5-32 pa⁴²⁻²¹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0) a. 伊洗浴好了。[i³³ soi⁴²⁻²³ ek⁵⁻³² ho⁴²⁻²¹ au⁴²⁻²¹³.] (他洗好澡了。)
 b. 伊洗浴好去了。[i³³ soi⁴²⁻²³ ek⁵⁻³² ho⁴²⁻²¹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1) a. 妹囡笑邁面囡紅紅了。[mue³⁵⁻²¹ kiã⁴² tʰio²¹³⁻³¹ kau²¹³⁻³¹ meŋ²²⁻²¹ kiã⁴²⁻²¹ aŋ⁵⁵⁻²² aŋ⁵⁵ au⁴²⁻²¹³.] (小妹妹笑得臉紅紅的。)
 b. 妹囡笑邁面囡紅紅去了。[mue³⁵⁻²¹ kiã⁴² tʰio²¹³⁻³¹ kau²¹³⁻³¹ meŋ²²⁻²¹ kiã⁴²⁻²¹ aŋ⁵⁵⁻²² aŋ⁵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2) a. 伊哭邁目圈腫腫了。[i³³ kʰau²¹³⁻³¹ kau²¹³⁻³¹ mak⁵⁻³² kʰou³³ tseŋ⁴²⁻³⁵ tseŋ⁴²⁻²¹ au⁴²⁻²¹³.]
 (他哭得眼圈腫腫的了。)

⁷ 潮陽方言中的“降下”義為“降低”，“降下去”表示降低的變化已經完成，普通話的“降下去”是動詞+趨向補語的組合，對應於潮陽方言中的“降落去”[kaŋ²¹³ lo^ʔ5-32 kʰə²¹³⁻²¹]。

- b. 伊哭邁目圈腫腫去了。[i³³ k^hau²¹³⁻³¹ kau²¹³⁻³¹ mak⁵⁻³² k^hou³³ tseŋ⁴²⁻³⁵ tseŋ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3) a. 隻胡蠅飛入來了。[tsiaŋ³²⁻³ hou⁵⁵⁻²² seŋ⁵⁵ pue³³ zip⁵⁻³² lai⁵⁵⁻²² au⁴²⁻²¹³.] (那隻蒼蠅飛進來了。)
- b. 隻胡蠅飛入來去了。[tsiaŋ³²⁻³ hou⁵⁵⁻²² seŋ⁵⁵ pue³³ zip⁵⁻³² lai⁵⁵⁻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4) a. 條電報杆倒落來了。[tiau⁵⁵⁻²² tian³⁵⁻²¹ po²¹³⁻³¹ ko³³ to⁴² loŋ⁵⁻³² lai⁵⁵⁻²² au⁴²⁻²¹³.] (那根電線杆給它吹倒下來了。)
- b. 條電報杆倒落來去了。[tiau⁵⁵⁻²² tian³⁵⁻²¹ po²¹³⁻³¹ ko³³ to⁴² loŋ⁵⁻³² lai⁵⁵⁻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5) a. 伊跋折駁骨了。[i³³ puaŋ⁵⁻³² tsiŋ⁵⁻³² k^ha³³ kuk³² au⁴²⁻²¹³.] (他摔斷了腿骨了。)
- b. 伊跋折駁骨去了。[i³³ puaŋ⁵⁻³² tsiŋ⁵⁻³² k^ha³³ kuk³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6) a. 伊笑做個米字了。[i³³ ts^hio²¹³⁻³¹ tso²¹³⁻³¹ kai⁵⁵⁻²² bi⁴² zi²²⁻²¹ au⁴²⁻²¹³.] (他笑成了一個米字了。)
- b. 伊笑做個米字去了。[i³³ ts^hio²¹³⁻³¹ tso²¹³⁻³¹ kai⁵⁵⁻²² bi⁴² zi²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7) a. 伊畫好三張畫了。[i³³ ue⁵⁵⁻²² ho⁴²⁻²³ sã³³ tiō³³ ue²² au⁴²⁻²¹³.] (他畫好三幅畫了。)
- b. 伊畫好三張畫去了。[i³³ ue⁵⁵⁻²² ho⁴²⁻²³ sã³³ tiō³³ ue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8) a. 阿弟拍死隻蠓了。[a³³ ti³⁵ p^haŋ³²⁻³ si⁴²⁻³⁵ tsiaŋ³²⁻⁵ maŋ⁴²⁻²¹ au⁴²⁻²¹³.] (弟弟打死那隻蚊子了。)
- b. 阿弟拍死隻蠓去了。[a³³ ti³⁵ p^haŋ³²⁻³ si⁴²⁻³⁵ tsiaŋ³²⁻⁵ maŋ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29) a. 我昨日買五百個口罩了。[ua⁴² tsã³³ zek⁵ boi⁴²⁻²³ ŋou³⁵⁻²¹ peŋ³²⁻³ kai⁵⁵⁻²² k^hau⁴²⁻²³ tsau³⁵ au⁴²⁻²¹³.] (我昨天買了五百個口罩了。)
- b. 我昨日買五百個口罩去了。[ua⁴² tsã³³ zek⁵ boi⁴²⁻²³ ŋou³⁵⁻²¹ peŋ³²⁻³ kai⁵⁵⁻²² k^hau⁴²⁻²³ tsau³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0) a. 伊食三碗飯了。[i³³ tsiaŋ⁵⁻³² sã³³ uã⁴²⁻²³ puŋ²² au⁴²⁻²¹³.] (他吃了三碗飯了。)
- b. 伊食三碗飯去了。[i³³ tsiaŋ⁵⁻³² sã³³ uã⁴²⁻²³ puŋ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以上句子中的謂語部分都屬於完結情狀，各句句末位置的“了”換成“去了”都不改變句義表達。例(17)–例(28)，無論是動結式中“結”的部分，還是述補結構中的補語成分，都為謂語整體提供了行為動作或狀態變化的一個終結點。玄玥(2018: 86–87)指出，由於漢語形成句法結構功能層的是詞彙性成分，因此，詞彙本身語義上是否有“完結點”會影響句法層面的“完結”範疇，而完結情狀中的補語成分的作用即在於“給述語動詞所代表的動作提供了一個完結點”。補語成分又可分為兩類：①“死、斷”等有明確內在終結點的動詞，與之組合形成的謂語事件存在止點。如例(28b)，當說話人說出“拍死隻蠓去了”時，“拍”的動作往往已經停止；②“長、加”等範圍難以確定、無明確終結點的動詞，它們充當補語時，表示的是“可以變化的狀態”而非“定點的終結狀態”，為謂詞提供“完結”結點，如“提高”中，“提”單獨使用表示動作情狀，但“提高”則是完結情狀，“高”是“提”的完結點，上文

所舉的例(17)–例(19)中的“提懸_{提高}”、“降下_{降低}”、“食飽_{吃飽}”等都屬於此類完結情狀。

例(21)中的“邁_到”是閩方言普遍使用的狀態、程度補語標記(吳福祥2001)，“V邁+狀態/程度補語+了/去了”表示行為動作達到某種程度或造成某種狀態結果，謂語部分屬於完結情狀，有終結性，因此可以用“去了”等義替換句末單用的“了”。

例(29)、例(30)中，則是由句中確定的數量成分“五百個”和“三碗”為謂語事件提供了完結點，由此表示事件的完成，也由於數量成分的存在，使得事件到達終止點可以分解為持續的過程，符合完結情狀的特點。

“動趨式+去了”的組合也需要進一步說明。在潮陽方言中，“V+趨向補語+去了”的可接受度似乎存在新老差異，在年輕一輩中接受度更高。另外，據筆者瞭解，在潮陽(西隴)方言中也有類似的表達。⁸陳澤平(1996: 229)曾指出，福州話中從趨向動詞“去”虛化而成的完成體標記“咯”在句末位置可以和已然體助詞“了”形成“咯了”的組合，確認動作或事件的完成並報導新情況、新狀態的出現。但“咯”不能加在趨向補語之後，陳文做出的解釋是“顯然是因為‘咯’本來就是由趨向動詞‘去’虛化而成的”。然而，潮陽方言的“去”卻已經突破這種來源義的限制，從而有“飛入來去”、“倒落來去”等一類“動趨式+去”的表達，說明潮陽方言的“去”在脫離補語性質、發展為單純的完成體標記的進程中相較於其他閩方言更進一步。對於動趨式中所體現的“完結點”，同樣可以理解為是為動作行為所提供的。如例(23b)中的“飛入來去了”，儘管說話時“飛”的動作可能還在持續，但“入來”這一目標顯然已經達成，即“飛入來”整體具有終結性，仍應屬於完結情狀。實際上，其他閩南方言中也可見表完成的“去”出現在趨向補語之後的用例。根據張惠英(2017)，海南閩語儋州話中，表示動作或變化完成的“去”也可以用在趨向補語之後，所列例句為丁邦新(1986: 247)所記儋州村話長篇語料中所節選的“一趺就跌下來去了”[ɔ²² kau³⁵ mə¹¹ det²² ha¹¹ lai⁵⁵ q^hoi²² le¹¹]，其中“跌下來去了”即為“跌下來了”義。

3.2.2. 達成句中“了”與“去了”的等義互換

根據鄧守信(1985)，達成句主要用於說明“狀態的發生或轉變”，表明“變化的過程”，且該過程是不能持續的，具有暫態性。達成句中通常使用單個的狀態動詞、性質形容詞和部分活動動詞，也常常出現時量、動量成分與謂詞性成分搭配使用的情況。由於達成情狀強調“變化的完成”，因此“由A變B”的變化瞬間已經結束，因此變化本身也具有終結點，符合完成義“去”的存現條件，因而在達成句句末，“了”可以被“去了”等義替換。如：

⁸ 筆者在調查中偶然得知，西隴鎮與金灶鎮同屬潮陽區轄域。

- (31) a. 隻船沉了。[tsia²³²⁻⁵ tsuŋ⁵⁵ tim⁵⁵ au⁴²⁻²¹³.] (船沉了。)
 b. 隻船沉去了。[tsia²³²⁻⁵ tsuŋ⁵⁵ tim⁵⁵ au⁴²⁻²¹³.]
- (32) a. 蠟燭過了。[la²⁵⁻³² tsek³² kue²¹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蠟燭熄滅了。)
 b. 蠟燭過去了。[la²⁵⁻³² tsek³² kue²¹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3) a. 弓蕉熟了。[keŋ³³ tsi³³ sek⁵ au⁴²⁻²¹³.] (香蕉熟了。)
 b. 弓蕉熟去了。[keŋ³³ tsi³³ s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4) a. 阿妹面紅了。[mue³⁵⁻²¹ kiã⁴² meŋ²² aŋ⁵⁵ au⁴²⁻²¹³.] (小妹臉紅了。)
 b. 阿妹面紅去了。[mue³⁵⁻²¹ kiã⁴² meŋ²² aŋ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5) a. 個衫淒 * 疑 * 髒, 不乾淨 了。[kai⁵⁵⁻²² sã³³ t^hi³³ gi⁵⁵ au⁴²⁻²¹³.] (衣服髒了。)⁹
 b. 個衫淒 * 疑 * 去了。[kai⁵⁵⁻²² sã³³ t^hi³³ gi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6) a. 伊儂昨日個比賽贏了。[i³³ naŋ⁵⁵⁻²² tsã³³ zek⁵ kai⁵⁵⁻²² pi⁴²⁻²³ sai²¹³ iã⁵⁵ au⁴²⁻²¹³.] (他們昨天的比賽贏了。)
 b. 伊儂昨日個比賽贏去了。[i³³ naŋ⁵⁵⁻²² tsã³³ zek⁵ kai⁵⁵⁻²² pi⁴²⁻²³ sai²¹³ iã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7) a. 伊阿爸過身了。(他爸爸去世了。)[i³³ a³³ pa⁵⁵ kue²¹³⁻³¹ seŋ³³ au⁴²⁻²¹³.]
 b. 伊阿爸過身去了。[i³³ a³³ pa⁵⁵ kue²¹³⁻³¹ seŋ³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8) a. 我洗浴了。[ua⁴² soi⁴²⁻³⁵ ek⁵ au⁴²⁻²¹³.] (我洗澡了。)
 b. 我洗浴去了。[ua⁴² soi⁴²⁻³⁵ 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39) a. 阿強翁姐結婚了。[a³³ k^hian⁵⁵ aŋ³³ tsia⁴²⁻²¹ kak³²⁻³ huŋ³³ au⁴²⁻²¹³.] (阿強夫妻倆結婚了。)
 b. 阿強翁姐結婚去了。[a³³ k^hian⁵⁵ aŋ³³ tsia⁴²⁻²¹ kak³²⁻³ huŋ³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40) a. 隻貓走無在三年了。[tsia²³²⁻³ ŋiau³³ tsau⁴²⁻²³ bo⁵⁵⁻²² to³⁵⁻²¹ sã³³ ni⁵⁵ au⁴²⁻²¹³.] (那隻貓走丟三年了。)
 b. 隻貓走無在三年去了。[tsia²³²⁻³ ŋiau³³ tsau⁴²⁻²³ bo⁵⁵⁻²² to³⁵⁻²¹ sã³³ ni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41) a. 個洗衫機侍理兩次了。[kai⁵⁵⁻²² soi⁴²⁻²³ sã³³ ki³³ sɔ³⁵⁻²¹ li⁴²⁻²³ no³⁵⁻²¹ t^hə²¹³ au⁴²⁻²¹³.] (洗衣機修了兩次了。)
 b. 個洗衫機侍理兩次去了。[kai⁵⁵⁻²² soi⁴²⁻²³ sã³³ ki³³ sɔ³⁵⁻²¹ li⁴²⁻²³ no³⁵⁻²¹ t^hə²¹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例(31) – 例(35)中，句中謂詞性成分為單用的狀態動詞或性質形容詞，“V了”與“V去了”等義替換，句義為狀態或性質所發生的變化已經完成，即從一種狀態A變為狀態B，或性質A變為性質B的變化的完結。並且，由A到B的切換對於說話人而言是瞬間完成的，並不強調變化的過程。例(36)和例(37)中的“贏”、“過

⁹ 例句中單個漢字右上角標注“*”號表示不知本字而以同音字代替，下文同。

身_{去世}”屬於沒有續段的動詞（不能說“正在贏”或“正在去世”），因此動作一旦發生則意味著動作本身的結束，體現了動作完成的暫態性，屬於典型的完結類情狀。例（38）和例（39）中的“洗浴_{洗澡}”和“結婚”雖然在時間結構上存在續段，但當將它們視為事件整體時，“V了”表示的是在某一時點上事件的結束或完成，因此仍可歸入完結情狀。在時量短語等“准賓語”成分之後加“了”可以等義替換為“去了”，其中的時量成分不是動作本身持續的時間，而是到參考時間為止，該動作行為發生後所經歷的時長：如例（40a）、（40b）表達的是事件時間，即“走無在_{走丟}”所發生的時間是距離說話時間三年之前的某一時點，用“去”表示“走丟三年”的完結。類似地，動量成分用在達成句中，表示的是事件的完結發生的頻次，如例（41a）、（41b）說明的即是“侍理_{修理}”的行為已經完成了兩次，用“去”表示“修理了兩次”的完結。

張盛裕（2011: 307-308）將其所記潮陽方言中的“動+去2”組合分為“動趨式甲類”和“動趨式乙類”，其中乙類表示“事物漸漸向壞的方面變化”，如“糜去”、“塞去”、“軟去”，對譯為普通話的“糜爛了”、“塞住了”、“軟化了”。其中的“去”已經虛化，有表示“由好變壞”的趨勢的引申義。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將這些“動+去2”對譯為普通話時多採用“動結式+了”的形式，即它們表達的實際語義都是“動作+完結+了”，具有終結性特徵，因此句末位置允許“去”的出現。儘管該文並未明確指出“去”表示完結、完成義的虛化用法，但從對譯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此已有所察覺。正是這種謂詞內在的完結特徵，使得本文所調查的潮陽方言中“糜了”[mi⁵⁵ au²¹³]、“塞了”[sak³² au²¹³]、“軟了”[nəŋ⁴² au²¹³]能被等義替換為“糜去了”[mi⁵⁵ kʰə²¹³⁻²¹ au²¹³]、“塞去了”[sak³² kʰə²¹³⁻²¹ au²¹³]、“軟去了”[nəŋ⁴² kʰə²¹³⁻²¹ au²¹³]。仍需注意的是，此類“V去了”在潮陽方言中所表示的意義儘管可以翻譯為普通話的“動結式+了”，但實際上它們的語義應當描述為“變V了”更為準確，並且變化的過程是瞬間發生的，一旦變化結束，就進入了V的狀態。例如，“塞去了”表示由通變塞的變化瞬間已經發生，此後則進入“塞”的狀態。因此，本文將此類“V了”與“V去了”互換的情況歸入達成類情狀。

綜合 3.2.1 和 3.2.2 的描寫分析，本文初步判定，在完結類情狀和達成類情狀所在句子句末的“了”通常能被“去了”等義替換，此時句末單用的“了”表示“完成+實現”義，即完結句和達成句句末單用的“了”為本文所記“了 a”。

3.3. 不可與“去了”等義互換的“了 b”

由於活動情狀和狀態情狀沒有“終結性”[-telic]，理論上與“去”賴以出現的語義條件相悖，因此在這兩類情狀類型組成的句子中，句末單用的“了”往往不能被等價替換為“去了”。

3.3.1. 狀態句的句末“了”

根據鄧守信（1985），狀態句表示的是“一種較穩定較恒久的心理或生理狀況”。一些與心理活動有關的動詞或形容詞、表示存在的動詞（如“有”），或者性質形容詞用於表示評價時，都屬於狀態情狀，這時句末位置的“了”不能等義替換為“去了”，為“了b”。如：¹⁰

- (42) a. 我知了。[ua⁴² tsai³³ au⁴²⁻²¹³.]（我知道了。）
 b. * 我知去了。
- (43) a. 我鹵 * 伊了。[ua⁴² lou⁴²⁻²¹ i³³ au⁴²⁻²¹³.]（我討厭他了。）
 b. * 我鹵 * 伊去了。
- (44) a. 伊只下歡喜了。[i³³ tsi⁴² e²²⁻²¹ huã³³ hi⁴² au⁴²⁻²¹³.]（他這下高興了。）
 b. * 伊只下歡喜去了。
- (45) a. 妹囡小理了。[mue³⁵⁻²¹ kiã⁴² siau⁴²⁻³⁵ li⁴²⁻²¹ au²¹³.]（妹子害羞了。）
 b. * 妹囡小理去了。
- (46) a. 伊有奴囡了。[i³³ u³⁵⁻²¹ nou³³ kiã⁴² au⁴²⁻²¹³.]（她有小孩了。）
 b. * 伊有奴囡去了。
- (47) a. 只間厝好很，程度副詞大了。[tsi⁴²⁻²³ kaŋ³³ tshu²¹³ hoʔ³²⁻³ tua²² au⁴²⁻²¹³.]（這間屋子很大了。）
 b. * 只間厝好大去了。

金立鑫（2008）認為根據行為類型至少可以將漢語動詞分出“關係動詞”、“狀態動詞”、“活動動詞”和“成就動詞”幾類。其中，“關係動詞”指非行為的“是”類動詞，按照情狀類型四分理論可以歸入“狀態情狀”。潮陽方言中，對應普通話判斷係詞“是”的語素是“個”[kai⁵⁵]，“是”字句句末不允許“去了”對單用的“了”的等義替換。如：

- (48) a. 伊個校長了。[i³³ kai⁵⁵ hau³⁵⁻²¹ tsiaŋ⁴² au⁴²⁻²¹³.]（他是校長了。）
 b. * 伊個校長去了。

但是，表達類似的句義，在達成句或完結句中則允許句末出現“去了”，如：

- (49) 伊當校長去了。[i³³ təŋ³³ hau³⁵⁻²¹ tsiaŋ⁴² au⁴²⁻²¹³.]（他當校長了。）
 (50) 伊升做校長去了。[i³³ seŋ³³ tso²¹³⁻³¹ hau³⁵⁻²¹ tsiaŋ⁴² au⁴²⁻²¹³.]（他升上校長了。）

¹⁰ 下列例句中，句首左上角“*”表示該句表達不合語法。

鄧守信 (1985) 已經注意到, 漢語中達成和狀態關係密切: 表示 “一個現象存在” 時是狀態, 而表示 “發生了一個現象” 則是達成, 從例 (48) 和例 (49) 的對比可以驗證這一點。同時, 通過例 (48) 和例 (49)、例 (50) 的對比也證明了情狀類型確是決定句末能否使用 “去了” 的因素。另外, 一些表示狀態或性質的謂詞性成分, 在與不同成分搭配時, 也會形成不同的情狀類型, 如:¹¹

- (51) 水個燒個 (* 去) 了。[tsui⁴² kai⁵⁵ sio³³ kai⁵⁵⁻²² (*k^hɔ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是熱的了。)
(52) 水好很燒 (* 去) 了。[tsui⁴² ho^{ʔ32-3} sio³³ (*k^hɔ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很熱了。)
(53) 水燒 (去) 了。[tsui⁴² sio³³ (k^hɔ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變熱了。)
(54) 水煲燒 (去) 了。[tsui⁴² pu⁵⁵⁻²² sio³³ (k^hɔ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煮熱了。)

例 (51)、例 (52) 屬於狀態情狀, 例 (53) 為達成情狀, 例 (54) 為完結情狀。“水燒去了” 體現的是水溫從不熱到熱變化的完成。而當 “燒” 用在述補結構中, 作為帶有程度性的結果補語成分時, 整個 VR 體現的是完結情狀, 則此時句末的 “了” 可以替換為 “去了”, 如例 (54) 表示的是活動情狀 “煲” 使 “水” 達到 “燒” 的狀態, “燒” (水溫度高義) 賦予了動作 “煲” 終點, 屬於完結類範疇。可見, 潮陽方言中, 句末位置能否實現 “了” 和 “去了” 的等義互換, 不僅與謂詞本身的時間過程結構相關, 還需要關照整個謂語的情狀類型。

3.3.2. 活動句的句末 “了”

活動情狀具有動態性和持續性, 但沒有終結性。在活動句的任一點觀察, 動作行為為持續進行。學者們早已注意到, 配價成分的有無、使用什麼配價成分都會影響情狀類型的劃分 (Vendler 1967, Dürich 2005: 15–16, 金立鑫 2008 等)。¹² 以 “寫信” 為例, “寫一封信” 是終結, “寫完一封信” 的達成, “正在寫信” 是活動。活動類情狀排斥 “去了” 的出現:

- (55) a. 伊在看書了。[i³³ to³³ th^ɔi²¹³⁻²³ tsɔ³³ au⁴²⁻²¹³.] (他在看書了。)
b. * 伊在看書去了。
(56) a. 伊在食了。[i³³ to³³ tsia^{ʔ5} au⁴²⁻²¹³.] (他在吃了。)
b. * 伊在食去了。

¹¹ “(去)了” 表示 “去” 出現與否語義相同, 即 “了” 可與 “去了” 可以互換; “(*去)” 表示該語境下不能使用 “去”。

¹² Dürich (2005) 的觀點轉引自金立鑫 (2008)。

- (57) a. 昨暝只個鐘點伊在洗衫了。[tsa³³ me⁵⁵ tsi⁴²⁻²³ kai⁵⁵⁻²² tseŋ³³ tiam⁴² i³³ to³³ soi⁴²⁻²³ sā³³ au⁴²⁻²¹³.] (昨晚這個點她在洗衣服了。)
 b. * 昨暝只個鐘點伊在洗衫去了。

無論是在過去或現在已經出現的行為動作，當句義不表示動作的完成或到達某個終結點時，就不允許句末“去了”對單用的“了”的等義替換，此時“了”報導新情況的出現或存在，表“存現”而不表“完成”，為“了b”。

3.3.3. 凸顯起點的達成類情狀

儘管大部分完結句和情狀句都允許句末位置“去了”對“了”的等義替換，但本文也發現，在表示“情況的開始或出現”的情況下，儘管位於達成句中，句末單用的“了”也能被“去了”所替換。因此，需要觀察這些達成情狀中所使用的謂詞性成分在時間過程結構層面更微觀的差異。試比較以下例句：¹³

- (58) a. 伊笑了。[i³³ tshio²¹³ au⁴²⁻²¹³.] (他笑了。)
 b. * 伊笑去了。
 (59) a. 伊哭了。[i³³ kʰau²¹³ au⁴²⁻²¹³.] (他哭了。)
 b. * 伊哭去了。
 (60) a. 水滾了。[tsui⁴² kuŋ⁴² au⁴²⁻²¹³.] (水開了。)
 b. ≠ 水滾去了。[tsui⁴² kuŋ⁴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沸騰過了。)
 (61) a. 伊食了。[i³³ tsiaŋ⁵ au⁴²⁻²¹³.] (他吃了。)
 b. = 伊食去了。[i³³ tsiaŋ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62) a. 水燒了。[tsui⁴² sio³³ au⁴²⁻²¹³.] (水熱了。)
 b. = 水燒去了。[tsui⁴² sio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63) a. 天光去了。[tʰi³³ kəŋ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b. = 天光了。[tʰi³³ kəŋ³³ au⁴²⁻²¹³.] (天已經亮透了。)
 c. ≠ 天光了。(天開始亮了。)
 (64) a. 伊死了。[i³³ i³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b. = 伊死了。[i³³ i³⁵ au⁴²⁻²¹³.] (他睡著了。)
 c. ≠ 伊死了。(他睡下了。)
 (65) a. 落雨去了。[loŋ⁵⁻³² hou³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b. = (時間詞) 下雨了。[loŋ⁵⁻³² hou³⁵ au⁴²⁻²¹³.] (下過雨了。)
 c. ≠ 下雨了。(開始下雨了。)

¹³ “*”表示該句不合法，“≠”表示該句合法但句末用“了”還是“去了”不等義。

根據鄧守信（1985），“死”類達成句用以表明“狀態的了結”，具有“向終點”（*termination-oriented*）的特性；“病”類達成句表明“狀態的開始”，故而具有“向起點”（*inception-oriented*）的特徵。這啟發我們可以依據謂詞性成分選擇凸顯“起點”還是“終點”來觀察“去”在達成句中的存現條件。潮陽方言的達成類情狀中，有的謂詞性成分凸顯“起點”，有的凸顯“終點”，還有的兩者均可，因而造成句義兩解的情況，而其中只有凸顯“終點”義的成分可以實現句末“了”與“去了”的互換，凸顯“起點”義的謂詞在單用時，句末的“了”應視作“了b”。

例（58）、例（59）中，“笑”、“哭”這類動詞單用時所形成的“V了”組合不能等義替換為“V去了”。雖然“笑”、“哭”既可表動作開始，又可表動作的完成，是有起點、續段和終點的過程結構，但在沒有外在的時間成分的語境中，“笑了”、“哭了”有選擇“起點”的傾向性，即在潮陽方言中，“伊笑了”[i³³ tshio²¹³ au⁴²⁻²¹³.]（他笑了。）往往是在說話人注意到他發出“笑”的行為動作時所說，如果談論對象剛剛發出“笑”的行為動作，而在說話時間已經不再保持“笑”的行為，則通常輔以外在的時間成分加以說明，如當添加結果補語時，屬於完結情狀，無疑可以出現“去”，如“伊笑歇了”[i³³ tshio²¹³⁻³¹ hia?³² au⁴²⁻²¹³]與“伊笑歇去了”[i³³ tshio²¹³⁻³¹ hia?³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都可用於表示“他笑完了”的句義。當指向起點表示動作開始時，與“去”關注終點的屬性相悖，因而不可等義替換為“他笑去了。”

例（60a）中的“滾”（沸騰義）在單用時同樣著眼於過程結構的起點。“滾”在“水滾了（水開了）”一句中表示“沸騰”義，屬於活動類情狀，“滾”的動作出現並持續進行，沒有終結點，因此句末“了”不可替換為“去了”。例（60b）“水滾去了”的表達雖然也合法，但與“水滾了”並不同義，它表達的一定是“滾”的行為已經結束的情況，動作狀態存在結點。此時主題時間（*topic time*）和說話時間（*topic time*）均為現在，情狀時間（*situation time*），即“水滾”所發生的時間早於現在。情狀時間早於主題時間，符合完成體的時間結構關係界定。試比較：

(66) 水滾了，爐個伊關掉□_{語氣詞}。[tsui⁴² kuŋ⁴² au⁴²⁻²¹³, lou⁵⁵ kai⁵⁵⁻²² i³³ kuē³³ tia²² ne²².]
（水開了，把爐子給他關掉了。）¹⁴

(67) 水滾去了，爐個伊關掉□_{語氣詞}。[tsui⁴² kuŋ⁴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lou⁵⁵ kai⁵⁵⁻²² i³³ kuē³³ tia²² ne²².]（水煮開過了，把爐子給他關掉了。）

例（66）中，說話時水正在沸騰，關爐子是為了使水停止沸騰；例（67）則是說話時水已經不在沸騰，而說話人也不希望水再次沸騰，所以發出關爐子的指令。

¹⁴ 有音無字者記為“□”並用下標釋義，下文同。

而例(61)、例(62)中的動詞“食_吃”、“燒”的情況恰好相反，在使用單個動詞充當謂語而無其它時間成分加以說明時，它們更傾向於表達“終點”的意義。即在潮陽方言中，“我食了”(我吃了)通常理解為“吃”的行為已經發生過，有“完成、終結”義。而要表示起點義，則往往會添加體現起始時間的成分加以說明，如“撮人開始食了。”[tsʰoʔ³²⁻⁵ nan⁵⁵ kʰai³³ si⁴²⁻²³ tsiaʔ⁵ au⁴²⁻²¹³.] (人們開始吃了。)類似地，潮陽方言的“水燒了”在單說時傾向於理解為水由不熱變熱的變化完成時的瞬間，“燒”(熱，溫度高)即是水溫變化的終點，屬於達成類情狀。要表達“水開始變熱”的意義，需要添加相應的起始義成分，如“水□□_{慢慢地}燒了。”[tsui⁴² tsʰo⁵⁵⁻²² tsʰo⁵⁵⁻²² sio³³ au⁴²⁻²¹³.] (水慢慢熱起來了。)這類有表終點的偏好的謂詞性成分，在單說時就可以實現句末位置上“去了”對“了”的等義替換，整句句義表示事件的完成或狀態變化的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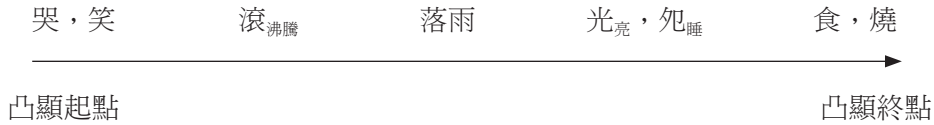
例(63)、例(64)中的謂詞“光亮”、“死_睡”則沒有表現出對起點或終點任何一端的傾向性，所以“光了”、“死了”即使在其他謂語成分相同的情況下也可以有兩種解讀。如“五點天就光了。”[ŋou³⁵⁻²¹ tiam⁴² tʰi³³ tsu³⁵⁻²¹ kəŋ³³ au⁴²⁻²¹³.] (五點天就亮了。)既可以表示“五點天就開始亮了”，也可以表示“五點天就全亮了”，只有表達後一種語義時句末的“了”才能被“去了”等義替換。類似地，“伊死了，細聲蜀下_{一下，一點兒}。”¹⁵ [i³³ i³⁵ au⁴²⁻²¹³, soi²¹³⁻⁴² sia³³ tseʔ³².] (他睡了，小聲點兒。)既可以表示“他睡下了(但還沒睡著)，小聲點(別讓他睡不著)”的語義，也可以解讀為“他睡著了，小聲點(為了不吵醒他)”。由於同時兼備凸顯起點和終點的屬性，當說話人選擇凸顯終點時，則句末位置可以實現“去了”對“了”的等義替換。

例(65)中，單說“落雨了”，往往是說話人注意到“下雨”這一事件後，用於報導新情況的用法。如：“落雨了，出門著挈支雨遮。”[loʔ⁵⁻³² hou³⁵ au⁴²⁻²¹³, tsʰuk³²⁻⁵ məŋ⁵⁵ tioʔ⁵⁻³² kʰioʔ⁵⁻³² ki³³ hou³⁵⁻²¹ tsia³³.] (下雨了，出門得拿把雨傘。)此句說話時間事件“下雨”已經實現並正在進行。當“落雨了”可以等義替換為“落雨去了”時，“下雨”在說話時間是一個已經完成的事件，若用“落雨了”表達此語義，往往句中還會出現表示過去時間的時間詞，如“昨暝落雨了。”[tsa³³ me⁵⁵ loʔ⁵⁻³² hou³⁵ au⁴²⁻²¹³.] (昨晚下雨了。)此時句末“了”可等義替換為“去了”。可見，“落雨”類謂詞與“光”、“死_睡”類謂詞相比，仍更傾向於凸顯過程結構中的起點部分。

根據對過程結構中起點或終點的凸顯程度，可以將例(58)–例(65)的謂詞排列如下，越靠近右側的謂詞性成分越凸顯終點，則越符合“去”的存現條件，因而越能在單用時實現“V了”和“V去了”的等義互換。

¹⁵ 兩個漢字下標示底線標示合音字，如“蜀下”合為一個音節 [tseʔ³²]。

圖 1



3.4. 幾種“去了”和“了”可以互換的特殊情況

3.4.1. 將然事件句中“去了”和“了”的互換

將然事件句表示事態“未完成”而“將要完成”，理論上與“去”的完成義相悖，因此表示將來的成分，如“愛”[āi²¹³]（快/快要），動詞“來/去”[lai⁵⁵/k^{hə}²¹³]，義務情態詞“愛”[āi²¹³]（要）、“著”[tioʔ⁵]（該）等所構成的將然句中，通常句末位置不可出現“了”和“去了”的等義互換。如：

- (68) 火車愛開（*去）了。[hue⁴²⁻²³ tshia³³ āi²¹³⁻³¹ k^{hui}³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火車快開了。）
- (69) 張三愛/著走（*去）了。[tio³³ sã³³ āi²¹³⁻³¹ / tioʔ⁵⁻³² tsau⁴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張三要/該走了。）
- (70) 師傅來侍理電視（*去）了。[sə³³ hu³⁵ lai⁵⁵⁻²² sə³⁵⁻²¹ li⁴²⁻²³ tian³⁵⁻²¹ si35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師傅來修電視機了。）
- (71) 伊去寫作業（*去）了。[i³³ k^{hə}²¹³⁻³¹ sia⁴²⁻³⁵ tsak³²⁻⁵ ŋiap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他去寫作業了。）

然而，潮陽方言還有一部分將然事件句的句末允許“去了”和“了”的互換，這是由於這些句子中的謂詞短語中含有終結點，此時“去”仍然用在表示完結類情狀或達成類情狀的謂詞性成分之後，這在帶有全量義的修飾性成分（如副詞“全”、數量詞“全部”等）或“完盡、完了”義的補語成分（如補語“了”_{完,光} [liau⁴²]) 的句子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¹⁶

- (72) 伊即刻愛輸掉只場比賽（去）了。[i³³ tsiak³²⁻³ k^{hek}³² āi²¹³⁻³¹ su³³ tia²²⁻²¹ tsi⁴²⁻²³ tiō⁵⁵⁻²² pi⁴²⁻²³ sai²¹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他馬上要輸掉這場比賽了。）
- (73) 伊即刻愛輸掉全部錢（去）了。[i³³ tsiak³²⁻³ k^{hek}³² āi²¹³⁻³¹ su³³ tia²²⁻²¹ tshuan⁵⁵⁻²² pou³⁵⁻²¹ tsi⁵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他馬上要輸掉全部錢了。）

¹⁶ “(??去)”表示使用“去”接受程度很低。

- (74) 伊即刻愛輸錢 (?? 去) 了。[i³³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³¹ su³³ tsi⁵⁵ (??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他馬上要輸錢了。)
- (75) 撮獎品伊愛全贏了 (去) 了。[ts^ho³²⁻⁵ tsian²¹³⁻⁵³ p^het⁴²⁻²¹ i³³ ai²¹³⁻³¹ ts^huan⁵⁵⁻²² ia⁵⁵⁻²² liau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些獎品他快要全贏光了。)
- (76) 伊頭毛愛全白 (去) 了。[i³³ t^hau⁵⁵⁻²² mo⁵⁵ ai²¹³⁻³¹ ts^huan⁵⁵⁻²² pe^ʔ⁵⁻³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頭髮快要全白了。)
- (77) 伊頭毛愛白了去了。[i³³ t^hau⁵⁵⁻²² mo⁵⁵ ai²¹³⁻³¹ pe^ʔ⁵⁻³² liau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頭髮快要白光了。)
- (78) 伊頭毛愛白 (?? 去) 了。[i³³ t^hau⁵⁵⁻²² mo⁵⁵ ai²¹³⁻³¹ pe^ʔ⁵⁻³² (??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頭髮要白了。)
- (79) 樹頂塊樹箬愛交落了 (去) 了。[t^hiu²²⁻²¹ ten⁴²⁻²¹ ko²¹³⁻³¹ t^hiu²²⁻²¹ hio^ʔ⁵ ai²¹³⁻³¹ ka³³ lau^ʔ⁵⁻³² liau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樹上的樹葉快要掉光了。)
- (80) 箬樹箬愛交落落來 (* 去) 了。[hio^ʔ⁵⁻³² t^hiu²²⁻²¹ hio^ʔ⁵ ai²¹³⁻³¹ ka³³ lau^ʔ⁵⁻³² lo^ʔ⁵⁻³² lai⁵⁵⁻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片樹葉快要掉下來了。)

從以上諸例可知，儘管“愛_{將要，快要}”[ai²¹³]提示了整句所反映的時態為將來時，但當句中謂詞與一定成分組合而獲得終結點、凸顯完成的徹底性時，即使處於將來時的大框架之內，就將要實現的事件而言，“愛”之後的成分在語義上仍然具備[+telic]的特徵屬性，此時句末允許“去”的出現。如例(72)、例(73)的“輸掉”、例(75)的“贏了_{贏光}”、例(77)的“白了_{白光}”、例(79)的“交落了_{掉光}”中的補語“掉”和“了”都表示一種結果義，指向動作或變化的終點；例(76)的“全白”中的“全”則表示動作或狀態變化的徹底性，即再無繼續變化的餘地，同樣也預示著變化達到終點，一個完結類情狀將要實現，句末位置的“去了”體現了“完結+實現”的語義。相較之下，例(74)和例(78)中的“輸錢”和“白”(變白義)都只體現過程或起點，而不標示終點；類似地，例(80)中將要實現的是“交落落來_{掉下來}”這一動作，指向“掉下來”這一行為動作的起點，與“去”所體現的完結範疇存在矛盾，因而排斥“去”在句末位置的出現。

既然表示完結類情狀即將實現時，將然句句末可以出現“去了”和“了”的互換，根據已然句中的情況，有理由推斷當一個達成類情狀即將實現時，句末位置也允許“去了”的使用。如：

- (81) 箬樹箬愛交落 (去) 了。[hio^ʔ⁵⁻³² t^hiu²²⁻²¹ hio^ʔ⁵ ai²¹³⁻³¹ ka³³ lau^ʔ⁵⁻³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片葉子快要掉了。)
- (82) 叢花即刻就愛死 (去) 了。[tsa^ʔ⁵⁵⁻²² hue³³ tsiak³²⁻³ k^hek³² tsu³⁵⁻²¹ ai²¹³⁻⁵³ si⁴²⁻²¹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株花馬上就要死了。)

- (83) 撮衫褲即刻愛焦去了。[tshoʔ³²⁻³ sā³³ khou²¹³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⁵³ ta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這些衣服馬上就要乾了。)
- (84) 條索即刻愛斷(去)了。[tiau⁵⁵⁻²² soʔ³²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⁵³ tɔŋ³⁵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這條繩子馬上要斷了。)

在例(81)中,儘管沒有表示全量或結果的顯性語素,但由於“箬樹箬_{那片樹葉}”是單數名詞,針對於“一片樹葉”這個具體的量而言,“交落_{掉落}”的動作也具有徹底性,即一旦“掉落”的動作實現,就意味著該動作終點的達成,且是暫態到達止點,屬於達成類情狀。例(82)–例(84)中的“死”、“焦乾”和“斷”也都屬於達成情狀,說明的是瞬間實現的狀態變化。鄧守信(1985)指出,“向終點”的一類達成句更常與“馬上”等“向起點”的時間副詞搭配,但也不乏例外,如“大門馬上就開”、“小孩兒馬上就醒了”等等。而在潮陽方言中,達成類情狀用於將然事件句,和“即刻_{馬上}”[tsiak³²⁻³ khek³²]搭配時,句末位置能夠出現“去了”的只能是具有“向終點”特性的一類,“病”、“醒”、“開”等一類具有“向起點”特徵的謂詞不可與“去了”共現,句末只能用“了”。即下列例(85)–例(87)在潮陽方言中都是不合法的表達:

- (85) 伊即刻愛生病(*去)了。[i³³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³¹ sɛ³³ bɛ²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他馬上就要生病了。)
- (86) 門即刻就愛開(*去)了。[mɔŋ⁵⁵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⁵³ kʰui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門馬上就要開了。)
- (87) 阿弟即刻就愛醒(*去)了。[a³³ ti³⁵ tsiak³²⁻³ khek³² ai²¹³⁻⁵³ tshɛ⁴²⁻²¹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弟弟馬上就要醒了。)

潮陽方言中要表達例(85)–例(87)的意思,句末位置只能用“了”而不能“去了”。這是由於“向起點”的時間副詞“即刻_{馬上}”標示即將出現的狀態或動作的起點,與“向終點”的“死”類謂詞搭配,意味著即將實現“狀態的了結”,因而此類達情態儘管用在將然時態,動作和狀態變化的目標依然存在終結點,因此例(85)–例(87)句末位置既可以使用“了”,也可以使用“去了”。“病”類動詞則不同,在與“即刻_{馬上}”搭配時,表明即將實現某種“狀態的開始”,此時動作的目標並非終點,而是起點,因而並不凸顯終結點,“去”的使用缺乏條件([+telic])。

總之,在將然事件句中,無論的完結情狀還是達成情狀,只有在整句表達“將要趨向某個止點”的含義時,“去了”才被允許出現在句末位置,更體現了“去”作為體標記時的“完結”意味。¹⁷

¹⁷ 這實際上與趨向動詞“去”表示“趨向終點/目的地”的詞彙意義相契合,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把握“去”的虛化歷程。

然而，在已然事件句中，句末位置的“去了”似乎並不完全排斥一些具有“向起點”的達成類情狀和含有起始義的起始動趨式等成分。如：

- (88) 個門七 * 早就開 (去) 了。[kai⁵⁵⁻²² mən⁵⁵ tʰek³²⁻⁵ tsa⁴²⁻²¹ tsu³⁵⁻²¹ kʰui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個門老早就開了。)
- (89) 箬樹箬交落落來 (去) 了。[hioʔ⁵⁻³² tʰiu²²⁻²¹ hioʔ⁵ ka³³ lauʔ⁵⁻³² loʔ⁵⁻³² lai⁵⁵⁻²²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那片樹葉掉下來了。)

從謂詞短語的搭配成分看，例(88)中的“七 * 早就_{老早就}”提供了一個早於說話時間的時間節點，在該時點由關到開的動作已經完成，因此“開”這一行為動作本身具有結點，用“去”可以凸顯這一結點，說明此時強調的仍是“終點”義。與前文3.2.1的例(23b)中的“飛入來去_{飛進來了}”、例(24b)的“倒落來去_{倒下來了}”類似，例(89)中的動趨式“交落落來_{掉下來}”中，“落來_{下來}”為“交落_掉”提供了一個結點，即“下來”是“掉”這一動作所達到的狀態，在已然事件句中使用，沒有表示將來的成分提供“將要實現……”的語義，“去”指向的是“下來”作為動作“掉”的結果的實現，標示事態的完成；在例(81)這樣的將然事件句中，由於“愛_{將要}”處於更高的句法位置，若句末使用“去”，則表示“掉下來”的行為即將完成，與所要表達的“掉下來”的過程即將發生的語義相悖，因而例(80)中不能使用“去了”代替“了”。相較之下，例用“去”表示“掉落”的行為即將發生，“掉落”的發生也意味著“掉落”的完成，即將到達的是“掉落”的終結點。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在將然事件句中，“去了”對“了”進行替換發生在“某一行為動作或狀態將要到達終結點”的語境中，對於單用的“了”而言，意味著“終點將要實現”，即事態的完成將要實現，對於單用的“了”而言，即使發生語境義的吸納，表示的也是“完成的實現”而非“完成且實現”，所以本質上仍然表示“實現”義，本文據此認為將然句句末單用的、能替換為“去了”的這類“了”仍為“了b”。

根據梅廣(2004: 191–193)，漢語動貌的基本特徵為[± bounded]，即“以界限劃分活動”，[+bounded]對應完成，[-bounded]對應非完成。而句法特徵上的有無“界限”([± bounded])又對應語義特徵上終結點的有無([± telic])。由於動貌只作用于現實情態，非現實情態下並無完成與否之分，此時能用以區分的只有語義上是否有終結點等特徵。Givon(1994: 269–270)指出，時體系統(tense-aspect)和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之間有高度的可預測性，其中，將來時(Future)屬於非現實情態(irrealis)。這啟示我們分別討論已然句和將然句中的情形——在屬於非現實情態的將然事件句中，“病”類達成句句末之所以不能出現“去了”，在於謂語成分缺乏終結點，即表現為[-telic]；反之，“死”類達成情狀和帶有“徹底”、“完盡”義

的修飾性成分的完結情狀在語義特徵上具備終結點，即 [+telic]。在屬於現實情態的已然事件句中，“門開去了門開了”即便理解為“開”的動作一旦發生，則“開”的狀態將繼續存在而不結束，那也意味著由關到開的變化的達成，顯然存在事件的起點，因此是有界的 ([+bounded])，帶有完成義，所以句末可以使用“去了”。這種分析思路實際上與從情狀類型的角度出發，分析謂詞性成分在句中使用時是否存在終結點的方法殊途同歸，本文選擇以情狀類型的劃分作為討論“去了”與“了”在句末互換現象的理論框架，有出於更統一地概括將然和未然語境下“去”的存現條件的考慮。

實際上，早在近代漢語的口語材料，尤其是禪宗語錄中，就可見表“完成、完結”義的句末助詞“去”用在將然事件句的諸多用例。根據李崇興（1990）的歸納，指明“作為某種變化結果和歸宿”的事象，是《祖堂集》中助詞“去”的語義共同點，而事件的將然或已然則由整句決定，“去”本身不具備時間意義。曹廣順（2014 [1995]: 132）也指出近代漢語存在用以指明“事物或狀態已經或將要發生某種變化”的事態助詞“去”；陳澤平（1992）通過考察《祖堂集》中句末位置的“去”與不同謂詞性成分搭配時的表現，將其意義概括為“表狀態變化的完成”，且這種屬於“體”範疇的“完成”義與時間上的將然或已然無關，“去”只承擔其中“完成體態”的功能。儘管不能據此斷言今天閩南方言中表完成的“去”是對近代漢語，尤其是《祖堂集》中“去”的用法的直接繼承，但至少說明由趨向動詞虛化而來、表示“完成”義的“去”在近代漢語中存在用於將然事件句的用法，¹⁸這提示我們潮陽方言“去”可以用在謂詞性成分有終結點的將然事件句中的現象並非孤例。另外，陳澤平（1992）還指出福州方言中的完成貌助詞“去”表示狀態或性質變化時同樣與時間因素無關，這也為潮陽方言“去”在不同時態下的使用提供了共時層面的旁證。

3.4.2. 祈使句中“去了”和“了”的互換

潮陽方言的祈使句可以採用“VP了”的句式。祈使句表達命令、請求、勸告等，是說話人對受話人所發出的指令，意味著該指令本身是未完成而希望受話人實施的事件，與“完成”義存在語義上的矛盾，因此通常句末位置只能使用“了”而不使用“去了”。如：

- (90) 食飯 (* 去) 了! [tsiaʔ⁵⁻³² pəŋ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來吃飯了!)
- (91) 讀書 (* 去) 了! [tʰak⁵⁻³² tsə³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該念書了!)
- (92) 洗浴 (* 去) 了! [soi⁴²⁻³⁵ 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去洗澡了!)
- (93) 兜 (* 去) 了! [i³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睡覺了!)

¹⁸ 如“任你大悟去”，根據陳澤平（1992），“任”承擔將來的時間範疇表達，“去”承擔完成義。

儘管在 3.1 中，“洗浴去了洗了澡了”、“死去了睡著了”等都是合法的表達，屬於達成情狀。但在例（90）– 例（93）的祈使語境中，說話人發出命令、催促意味著希望受話人“開始做某事”，關注動作或行為的起點，而不關注行為動作或狀態變化的終結點，所以“去”不可出現。

與此同時，本文也注意到，有一部分祈使句的句末允許“去了”組合的出現，如：

- (94) a. 坐直了！[tso³⁵⁻²¹ tek⁵ au⁴²⁻²¹³.]
 b. 坐直去了！[tso³⁵⁻²¹ t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c. 坐直去！[tso³⁵⁻²¹ tek⁵ au⁴²⁻²¹³.]
 (95) a. 對撮銀收起來了！[tui²¹³⁻³¹ tsʰoŋ³²⁻⁵ ŋeŋ⁵⁵ siu³³ khɿ⁴²⁻²¹³ lai⁵⁵⁻²² au⁴²⁻²¹³.]（把錢收起來了！）
 b. 對撮銀收起來去了！[tui²¹³⁻³¹ tsʰoŋ³²⁻⁵ ŋeŋ⁵⁵ siu³³ khɿ⁴²⁻²¹³ lai⁵⁵⁻²²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c. 對撮銀收起來去！[tui²¹³⁻³¹ tsʰoŋ³²⁻⁵ ŋeŋ⁵⁵ siu³³ khɿ⁴²⁻²¹³ lai⁵⁵⁻²² khə²¹³⁻².]
 (96) a. 嬲放平了！[mai²¹³⁻⁵³ paŋ²¹³⁻⁵³ pɛ̃⁵⁵ au²¹³.]（別放平了！）
 b. 嬲放平去了！[mai²¹³⁻⁵³ paŋ²¹³⁻⁵³ pɛ̃⁵⁵ khə²¹³⁻²¹ au²¹³.]
 c. 嬲放平去！[mai²¹³⁻⁵³ paŋ²¹³⁻⁵³ pɛ̃⁵⁵ khə²¹³⁻².]

這類句末可以出現“去了”的祈使句中，“去”緊跟在動補結構之後，在 3.2.1 中本文已經說明動補結構屬於完結情狀，提供了動作或狀態的終結點，而這種指向止點的語義傾向滿足了“去”的存現條件，因此在祈使句中可以用“VR 去了”或“VR 去”表達說話人希望受話人對某一事件或動作所能達到的程度或終點。“VR 了”或“VR 去了”中的“了”表達祈使語氣，“VR 去”或“VR 去了”中的“去”表示達到某一狀態或結果的“完結、完成”義；也有學者將此類“了”的用法解釋為“一種新言態的出現”（肖治野、沈家煊 2009），¹⁹屬於“新情況的出現”。無論從何種角度解釋，祈使句中的“了”和“去”都不共用“完成”、“完結”等義，此時句末的“了”仍應視作“了 b”。另一方面，與將然事件句類似，祈使句也屬於非現實情態，因而動補結構後之所以能出現“去”，也只是由於動補結構本身具有 [+telic] 的語義特徵，與祈使語氣並不相關。

3.4.3. 表評價義的“了”

潮陽方言中，表示評價義的句子若句末有“了”，通常需要在謂詞性成分前使用程度副詞。如：

¹⁹ 詳見該文對“行、知、言”三域說的相關闡釋。

- (97) 只個姿娘_{很, 非常}好_雅了。[tsi⁴²⁻²³ kai⁵⁵⁻²² tsə³³ niə⁵⁵⁻²² kia⁴² hoʔ³²⁻⁵ ŋia⁴²⁻²¹ au⁴²⁻²¹³.]
(這個女孩子很漂亮了。)
- (98) 件衫_{太, 太過}大_了。[kia³⁵⁻²¹ sã³³ khaʔ³²⁻³ tua²² au⁴²⁻²¹³.] (這件衣服太大了。)
- (99) 我肚_{太過}過_困餓_了。[ua⁴² tou⁴² kue²¹³⁻³¹ kʰuŋ²¹³ au⁴²⁻²¹³.] (我肚子太餓了。)

在 3.3.1 中，本文已經提到帶有程度副詞“好很”[hoʔ³²] 修飾的狀態情狀中，句末位置的“了”不能被等義替換為“去了”，如例（47）、例（52）。同時，本文也注意到，當使用另外一些程度副詞修飾時，表評價義的“了”可以替換為“去了”。試比較：

- (100) 水好_很燒（*去）了。[tsui⁴² hoʔ³²⁻³ sio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很熱了。)
- (101) 水特燒（*去）了。[tsui⁴² tek⁵⁻³² sio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特別熱了。)
- (102) 水_{太, 太過}燒（去）了。[tsui⁴² khaʔ³²⁻³ sio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太熱了。)
- (103) 水無若燒（去）了。[tsui⁴² bo⁵⁵⁻²² zioʔ⁵⁻³² sio³³ (kʰ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水沒那麼燙了。)

一旦加上“過”、“口”（太）、“無若”（沒那麼）等凸顯程度義的副詞，則句末位置允許“去了”替換“了”，如例（102）、例（103）。這是由於像“太/太過”、“不那麼/沒那麼”等語義上表示“過量”或“未達到某個量”的程度副詞，本身蘊含了一個“標準量”或“參考量”，“超過”或“不及”都是相對於所預設的標準量而言所達到的某種程度狀態，體現了其“有界性”也即“完結性”（[+telic]），應當歸入完結類情狀而非狀態類情狀。相比之下，“很”、“特別”等程度副詞則缺乏這一標準量作為參考，並不凸顯其程度上的終結點，在語義特徵上是[-telic]，則不與“去”搭配。

然而，儘管有些評價義的句子中存在句末“了”與“去了”互換而改變整體句義的情況，並不意味著在表評價的語境中句末單用的“了”是表“完成+實現”的“了a”。根據肖治野、沈家煊（2009），當表達說話人的一種評價或認識時，普通話句末的“了”只表達一種“新知態”的出現，並不表示事態“有過什麼變化”。潮陽方言的評價句中也是如此，以“水好燒了_{水很熱了}”和“水無若燒去了_{水沒那麼熱了}”為例，表示評價義時，它們分別與“水好燒_{水很熱}”、“水無若燒（去）_{水沒那麼熱}”語義相當，只是在語氣上略有不同，即加上“了”更帶有說話人主觀評價的色彩；而在已然事件句中，“水無若燒（去）了”往往表示“水剛開始是熱的，但在說話時間已經沒那麼熱了”的語義，凸顯了“水變得不那麼熱”的變化的完成。因此，表達評價的義時句末的“了”應為“了b”。

3.4.4. “有量名詞 + 了”

有量名詞與句尾“了”搭配，在潮陽方言中可以用於表示某種狀態、程度或處境的實現，如：

- (104) 口咱·咱們多都老同學了。[naŋ⁴² to³³ lau³⁵⁻²¹ taŋ⁵⁵⁻²² hak⁵ au⁴²⁻²¹³.] (咱都老同學了。)
- (105) (銷量等) 兩百億了！[no³⁵⁻²¹ peʔ³²⁻⁵ ek⁵ au⁴²⁻²¹³.]
- (106) 星期五了。[tshɛ³³ khɿ⁵⁵⁻²² ŋou³⁵ au⁴²⁻²¹³.]
- (107) 兩點了。[no³⁵⁻²¹ tiam⁴² au⁴²⁻²¹³.]
- (108) a. 三個月了。[sã³³ kai⁵⁵⁻²² ŋueʔ⁵ au⁴²⁻²¹³.]
 b. 三個月去了。[sã³³ kai⁵⁵⁻²² ŋueʔ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109) a. 五日了。(五天了。)[ŋou³⁵⁻²¹ zek⁵ au⁴²⁻²¹³.]
 b. 五日去了。[ŋou³⁵⁻²¹ z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 (110) a. 三次了。[sã³³ tshə²¹³ au⁴²⁻²¹³.]
 b. 三次去了。[sã³³ tshə²¹³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

在這類“有量名詞 + 了”的組合中，只有在有量名詞是一個時段或帶有具體數量的時頻時句末單用的“了”才能等義替換為“去了”。根據鄧守信（1985），從時間結構的角度考慮，時段（period）具有過程，時頻（frequency）則是重複出現的時段或時點（point）。對於“三次”這樣的時頻而言，則是重複出現的時點。例（106）、例（107）中“星期五”、“兩點”這些時點之後不能使用“去了”，是由於當它們出現在“有量名詞 + 了”的結構中，表達的語義是達到該時點，關注的是該時間的起點，而非已經度過該時點等語義。如“星期五了”表示“星期五到來了”，而非“星期五過去了”；例（108）、例（109）中的“三個月”、“五日”則不同，它們出現在“有量名詞 + 了”結構中，說話人在時段的終點處觀察，凸顯的是該時段（過程）的結束或完結，可以歸入上文所說的完結情狀，符合“去”的存現條件。對於例（110）這類表示頻次的“三次”而言，與句尾“了”組合表示事件重複發生已經實現的次數，可以視為達成類情狀。而對於例（105）的“兩百億”而言，儘管也存在確定的數量成分，但整體句義表示“兩百億”的實現，而不表示“兩百億”已經完成，即不表示事件達到預設的目標終點，而是報導了數值變化上的新情況，這本質上也是一種凸顯“起點”的達成類情狀，因此不能用“去了”替換句尾“了”。若要強調銷量等已經達到“兩百億”之多，潮陽方言中可用“邁到兩百億（去）了”[kau²¹³⁻³¹ no³⁵⁻²¹ peʔ³²⁻⁵ ek⁵ (khə²¹³⁻²¹) au⁴²⁻²¹³]（到兩百億了）。例（104）更與完成義無涉，在該句中，“咱們是老同學了”是說話人想要表達的一種“新知態”。根據句末“去了”和“了”能否等義互換的不同表現，本文將“時段 / 表示具體次數的時頻 + 了”這類結構句末的“了”視為“了 a”；與其餘成分，如時點、數量成分、集合名詞等組合的句尾“了”則為“了 b”。

3.5. 潮陽方言句尾“了”用法小結

潮陽方言的句尾“了”可以用於已然或將然事件句中，表示事態已經實現或將要實現，還可以用在評價句或祈使句句末，表達相關語氣。根據上文的描寫分析，可以根據能否與“去_{完成體}+了”進行等義替換，歸納出潮陽方言句尾“了”的主要用法和意義：

(1) 能與“去了”進行等義互換的“了 a”：

- ① 完結情狀中，表示事件的完成或達到某種結果；
- ② 達成情狀中，表示狀態或性質的變化的實現，也可歸納為“變化的完成”；
- ③ “時段/表示具體次數的時頻+了”的組合中，表示一段時間的完結或某一事件重複發生的次數。

(2) 不能與“去了”進行等義互換的“了 b”：

- ① 狀態情狀中，表示處於某種狀態當中或存在某種狀態；
- ② 活動情狀中，表示動作行為正在進行或存在某種動作行為；
- ③ 凸顯起點的達成類情狀，表示性質、狀態開始發生變化，或新的事態開始出現；
- ④ 將然事件句中，表示事態即將發生變化，或新的事態即將實現；
- ⑤ 表示祈使、評價等語氣時，表示說話人發出的命令（“新言態”）或新認識（“新知態”）。

無論“了 a”或“了 b”，都可用於報導新情況的出現，傳達一個說話人認為受話人所未知的新信息。此時“了”所申明的是動作行為或事態正處於謂語所指的情狀之中，這種情狀既可以是已然的，也可以是將然的；並且涉及時間過程結構的不同階段，包括起終點和續段等。這說明，潮陽方言句末助詞“了”的基本語義是表實現，“了”是一個實現體標記。而在一些情況下，句末的“了”可與“去_{完成體}+了”等義互換，即在本文“了 a”所出現的語境中，此時這種句尾單用的“了”除了表示實現，還兼表完成。

趙元任（1980: 395–396）羅列出現代漢語句末“了”的七種義項，其中，“表示事情開始”的“新情況”有時候可以表示“達到的數量或程度”（如“十一點半了”、“你今年四十歲了都”；用於“形容詞+了”時這種表開始的“了”還可以指“過分的程度”（過量義）。潮陽方言中的句尾“了”也有類似的表現，而當用於表示“達到或超過某個數量或程度”的意義時，凸顯了作為參考量的“結點”，因此允許“去”的出現，也就可以進一步實現“去了”對“了”的等義替換。也就是說，作為完成體標記的“去”的顯性形式可以被語境中的“完結”義或者說[+telic]的語義特徵所啟動，體現了“內部體”（情狀體）與“外部體”（語法體）的內在語義聯繫。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句尾單用的“了”和“去_{完成體} + 了”之間的等義互換體現了“完成”義和“實現”義之間的何種關聯。劉勳寧（1988）曾指出，普通話“了”所表現出來的完成義是某種條件下的偶發現象，即當“了”所標記的動作正好處於完成狀態時，“了”的“實現”義就與“完成”義重合。同時，劉勳寧（1990）又將“了”的語義轉移概括為從“完成”義逐步向“表示謂詞所指處於事實的狀態之下”的“實現”義的演變。可見，完成義和實現義是普通話助詞“了”相輔相成的兩種語義內涵。對於潮陽方言而言，有時候句尾“了”也承載了“完成”+“實現”雙重語義（“了 a”），有時則不可（“了 b”）。通過“去”這一顯性語素對完成義的提取，可以較為便捷地區分 [+完成] 的“了 a”和 [-完成] 的“了 b”，從而為說明潮陽方言句末助詞“了”在具體語境中的語義和功能提供形式上的證明。而“去”之所以在句中得以顯現，是由於情狀上對“完結”的體現，也就是說，謂語部分本身就具有完成義，“了 a”吸收了語境中的完成義，從而使自身也獲得了“完成”的語義內涵，“完成的實現”也意味著“完成”本身為真，這種語境下，實現義即可衍推完成義。

4. 餘論

通過“去_{完成體} + 了”替換的檢驗，句尾“了”本質上表實現義，完成義只是在一些語境中，或者說一些情狀類型中吸納、衍推的結果。

根據 Bybee et al. (2017: 80–81)， “完結體” (completive) 表示“徹底的做完某事”；完成體 (anterior, 通常稱 perfect) 則指情狀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且與參照時間的情狀相關。在潮陽方言的將然事件句中，“去”只被允許出現在表示“徹底完成”的謂詞性成分之後，儘管本文第 2 節論證了潮陽方言的“去”已經發展出作為完成貌助詞的用法，在句中可以承擔完成體的功能，但將然句中“去”的表現更符合“完結體”的定義。而完成體又可從完結體進一步發展演變而來，²⁰ 可以認為潮陽方言句末的“去”正在發生由完結體到完成體的過渡。

回到本文在 3.1 中提出的假設。本文推論，句尾“了”之所以可以被等義替換為“去了”，是由於“謂語 + 去”與謂語本身語義相當。通過 3.2–3.4 的描寫分析，可以大致觀察到：從情狀類型上看，在完結情狀和凸顯終點的達成情狀中這種等義替換的發生最為頻繁，但“去”往往不能與狀態情狀、完結情狀和凸顯起點的達成情狀配合使用；從所出現的語境上看，“去”則通常不能出現在將然、起始或進行等語境中。這些入

²⁰ Bybee et al. (2017: 167) 通過跨語言研究證明了一般過去時或完整體的演變路徑是：結果體或完結體先向完成體演變，再向完整體或一般過去時演變。

句表現都充分體現了表完成的“去”對“終點”的強調。與時體相結合考慮，“徹底完成”的語義也意味著完結體對“終點”義的凸顯。

根據玄玥（2018: 249–250），“完結”是動詞的基本特徵情狀之一，動詞的“完結”可以推導動作的“完成”，因此“完結”作為內部體發展出“完成”之類作為外部體的語法範疇並不困難。在潮陽方言中，句尾“了”與“去了”的等義互換似乎說明了“去”是連接謂語內部情狀與外部體貌的橋樑——“去”可以出現的語境中具有“完結”、“完成”義，體現了完結範疇，用顯性語素“去”標示“完成體”，又與表實現義的“了”相連結。此時若想僅憑句尾單用的“了”承擔與“去+了”相同的語義語法功能，則“了”需吸納語境中的“完成”義，成為本文所定義的“了a”；而若語境中不允許“去”出現，說明謂語部分沒有與“去”相契合的“終點”義或“完成”義，則句尾“了”只表示單純的實現義，也即用於報導新情況的出現，為本文所定義的“了b”。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本文的核心觀點：潮陽方言句尾“了”的基本語義是表示事態處於某種事實、狀態之下的實現義，用於報導新情況和新一信息，“了a”所附帶的“完成”義是“實現”義在具體語境下的衍推或對語境義的吸納。

另外，對潮陽方言“去了”和“了”互換現象的考察或許可為普通話中時體標記“了”的性質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前人研究中有關普通話“了”表“完成實現”的說法或許來自對語境中、特別是情狀類型上對“完結”、“完成”的表達和對句尾“了”表達命題整體的實現義的雙重關注，即是對內部體和外部體綜合分析的結果。

鳴謝

感謝三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參會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本文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李小凡方言學獎”的資助，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2017. *Yufa de Yanhua: Shijie Yuyan de Shi, Ti he Qingtai* 語法的演化：世界語言的時、體和情態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rans. by Qianrui Chen (陳前瑞).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Cao, Guangshun (曹廣順). 2014 [1995]. *Jindai Hanyu Zhuci* 近代漢語助詞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Chen, Yixuan (陳怡璇). 2010. Taiwan Minnanyu zhunjumozhuci “qu” de lishi yuyi fazhan 台灣閩南語准句末助詞“去”的歷時語意發展 *Taiwan Yuwen Yanjiu* 台灣語文研究 5(1). 129–144.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2. Shilun wanchengmao zhuci “qu” 試論完成貌助詞“去”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43–146.
- Chen, Zeping (陳澤平). 1996. Fuzhoufangyan dongci de ti he mao 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225–253. Xianggang: Xianggang

-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Chen, Zeping (陳澤平). 2003. Minyu de “qu” yu Wenchu fangyan de “yao” tongyuan jiashuo 閩語的“去”與溫處方言的“爻”同源假說 In Zeping Chen (陳澤平), *Minyu Xin Tansuo* 閩語新探索, 115–124.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Deng, Shouxin (鄧守信). 1985. Hanyu dongci de shijian jiegou 漢語動詞的時間結構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4. 9–19.
- Ding, Bangxin (丁邦新). 1986. *Danzhou Cunhua* 儋州村話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xue Yanjiusuo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所。
- Dürich, Kristiane. 2005.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nglish tense and aspect system by German adult learners*. Chemnitz: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hemnitz dissertation.
- Givon, Talmy. 1994. Irrealis and the subjunctive. *Studies in Language* 18(2). 265–337.
- Guo, Rui (郭銳). 1993. Hanyu dongci de guocheng jiegou 漢語動詞的過程結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10–420.
- Jin, Lixin (金立鑫). 2008. Shinlun xingweileixing, qingzhuang leixing jiqi yu ti de guanxi 試論行為類型、情狀類型及其與體的關係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4. 1–9.
- Li, Chongxing (李崇興). 1990. *Zutangji zhong de zhuci “qu”* 祖堂集中的助詞“去”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 71–74.
- Li, Rulong (李如龍). 1996. Quanzhou fangyan de ti 泉州方言的體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95–224.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Lian, Jinfa (連金發). 1995. Taiwan Minnanyu de wanjie shixiangci shilun 台灣閩南語的完結時相詞試論 In Fengfu Cao (曹逢甫) & Meihui Cai (蔡美慧) (eds.), *Taiwan Minnanyu Lunwenji* 台灣閩南語論文集, 121–140. Taipei: Wenhe Chuban Youxian Gongsi 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Lin, lunlun (林倫倫). 1992. Chaoshan fangyan de xuci jiqi yufa yiyi 潮汕方言的虛詞及其語法意義 *Shantou Daxue Xuebao* 汕頭大學學報 8(1). 57–65.
- Liu, Xunning (劉勳寧). 1988. Xiandai hanyu ciwei “le” de yufa yiyi 現代漢語詞尾“了”的語法意義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5. 321–330.
- Liu, Xunning (劉勳寧). 1990. Xiandai hanyu juwei “le” de yufa yiyi jiqi yu ciwei “le” de lianxi 現代漢語句尾“了”的語法意義及其與詞尾“了”的聯繫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2. 80–87.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ed.).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ü, Xiaoling (呂曉玲). 2007. Minnan Nan’an fangyan de zhuci “zhe”, “le”, “qu” 閩南南方言的助詞“著”、“了”、“去” *Quan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泉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 25(3). 28–32.
- Mei, Guang (梅廣). 2004. Jiexi Zangmianyu de gongneng fanchou tixi: Yi Qiangyu weili 解析藏緬語的功能範疇體系——以羌語為例 In Yingjin Lin (林英津) (ed.), *Hanzangyu Yanjiu: Gong*

- Huangcheng Xiansheng Qizhi Shouqing Lunwenji* 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177–199.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 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Olsen, Mari Broman. 1997.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model of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aspe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Peng, Xiaochuan (彭小川). 2010. *Guangzhouhua Zhuci Yanjiu* 廣州話助詞研究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Shi, Qisheng (施其生). 1996. Shantou fangyan de ti 汕頭方言的體 In Shuangqing Zhang (張雙慶) (ed.), *Dongci de Ti* 動詞的體, 161–194.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Shi, Qisheng (施其生). 2014. Minnan fangyan biao shixian timao de “le” 閩南方言表實現體貌的“了”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3(3). 32–47.
- Smith, Carlota.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ei (王偉). 2020. *Shuo “Le” 說“了”*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上海：學林出版社。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1. Nanfang fangyan jige zhuangtai buyu biaoji de lai yuan, yi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一）*Fangyan* 方言 4. 344–354.
- Xiao, Zhiye (肖治野) & Jiaxuan Shen (沈家煊). 2009. “Le2” de xing, zhi, yan san yu “了2”的行、知、言三域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519–527.
- Xu, Hui Ling. 2007. *Aspect of Chaozhou grammar: A synchronic description of the Jieyang variety*. Berkeley, C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Xuan, Yue (玄玥). 2018. *Wanjie Fanchou yu Hanyu Dongjieshi* 完結範疇與漢語動結式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Yuan, Jiahua (袁家驊). 1980. *Hanyu Fangyan Kaiyao, di er ban* 漢語方言概要（第2版）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Yun, Weili (雲惟利). 1987. *Hainan Fangyan* 海南方言 Aomen: Aomen Dongya Daxue 澳門：澳門東亞大學。
- Zhang, Huiying (張惠英). 2017. Biao wancheng de zhuci “qu”, “ba” zai Hainandao yuyan zhong de fenbu 表完成的助詞“去”、“罷”在海南島語言中的分佈 *Huazhong Xueshu* 華中學術 18(2). 120–128.
- Zhang, Shengyu (張盛裕). 2011. Chaoyang fangyan dongci “qu” de xingtai bianhua jiqi yufa gongneng 潮陽方言動詞“去”的形態變化及其語法功能 In Yu'en Gan (甘于恩) (ed.), *Tianye Chunqiu: Qingzhu Zhan Bohui Jiaoshou Bashi Huadan ji Congjiao Wushiba Zhounian Jinian Lunwenji* 田野春秋：慶祝詹伯慧教授八十華誕暨從教五十八周年紀念論文集, 306–314.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Zhang, Yanjie (張燕潔). 2014. *Guangdong Chenghai Minyu dongci ti de yanjiu* 廣東澄海閩語動詞體的研究 Guangzhou: Jin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廣州：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80.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Bangxin Ding (丁邦新).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Yuyan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 in Chaoyang (Jinzao)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hange with *Qu le*

Mushu Zh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sages of the auxiliary word *le* (了)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s in Chaoyang (Jinzao) dialect.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can be interchanged with *qu le* (去了), in which *qu* (去) is a perfect marker,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 in Chaoyang dialect into two categories: “了 a”, which can be interchanged with “去了”, not only indicat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event, but also reports the new situation; “了 b”, which cannot be interchanged with “去了”, only state the emergence of new situation.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 in Chaoyang dialect essentially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realization”, while the meaning of “accomplishment” is only the result of absorption and entailment in some situation types.

Keywords

qu le (去了),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 (了), situation types, accomplishment, realization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1801110705@pk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0年12月3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1年5月2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1年7月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1年7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1年7月30日